太行一滴泉

刘醒龙

一座山？一滴泉？假如非要二选一，依着自身的条件，万物都能很快做出抉择。

又假如让一座山来选择一滴泉，让一滴泉来选择一座山，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往往意味一种极限的出现。

如此异想天开的话题，缘于今年5月从河北邢台进入太行山中。屈指数来，这些年自己先后到过太行山中的王家峪、三里湾、百丈岩和静隐寺等，斯时斯地所代表的政治、军事、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宗教传统固然赫赫有名，在现实中，还是无法与太行山本身相提并论。车到太行山前，只要不是蒙着眼睛，所见到的情形，毫无例外地全是眼看着就要在南墙上撞得鼻青脸肿，那齐刷刷的山脉忽然拉开一道缝，闪出一处狭窄山谷，放过高速前行的人和车。眨眨眼的工夫，人和车便从广阔无垠的华北大平原，进到上不见峰巅在哪、下不知沟底在哪的大岭深壑中。

进山之前，在邢台市区待了一阵，顺便将一件往事释怀了。

《史记》有载，威风八面的商纣王，在邢台沙丘大兴土木，增建苑台，圈养各种鸟兽，设下酒池肉林，滥饮狂歌，荒淫奢靡。战国七雄的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的小小改变而威震天下，亦在沙丘设下行宫。作为胸怀锦绣的一代王者，赵武灵王正值壮年却主动让位于少子赵文惠王。才过4年，赵武灵王就因宫变被困在沙丘中，断水断粮3个月，活活饿死在宫中。又过了八十几年，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嬴政巡幸南方，北归途中染上重疾，同样死于沙丘行宫。邢台一带能够成为古代中华文化的富集区，既得益于其北方大地的中心位置，又受惠于天造地设的恩宠。物华天宝的好处一样也没有落下邢台，却在那碧波映日、绿野铺陈的年代，将史上最强也最懂得享乐的几位大帝偏好的地方叫作沙丘，不能不成为从书中读出来的一种遗憾。

到邢台的第二天，受邀去看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狗头泉和百泉，面对源自百里外的太行山、经过一系列地下构造中的复杂潜行最终钻出地面的两处泉水，同行的江西朋友，用实在看不上眼的口气说，这样的泉湖，在江西或湖北，放到村里都排不上号。我也只能说，外人说好和不好都没用，只要本地人认为好，那就是真理。信口而出的这话，接下来居然解开了先前从书中读出来的那个心结。在我们看来，小得不能再小的两汪泉水，连与南方湖泊比一比的资格都够不着。话是这么说，很多时候南方人并不太在意那些无处不在的水面。北方干旱少水，好不容易才拥有一片水面，哪有不当成奢华炫耀的道理。如此想来，两千多年前，水草丰美、林木茂盛、绿茵茵原野上的邢台，一定有座如月牙般纯洁的小小沙山，惯于贪欢又兼金口玉言的王侯将相们，一时欣喜，谁都可以脱口命名，用沙丘来体现出这种只有在漠北才有的特殊美丽。

离开邢台市区进到太行山中，那与山水自然、人间万物太不般配的一滴泉和一线泉更加令人瞠目结舌。高耸入云的两道山峰只给名叫英谈的古寨留下一条陡峭的溪沟，一扇建于清咸丰七年的巨大木门，朝开暮合，像是给太行山上了一把大锁。寨门后面，大部分房屋是用与山体颜色相同的褐红色石块砌成的，少数几处略有不同的屋子，依着山坡建得比别的人家高一两层，那石块也没有呈褐黄色而是泛出与众不同的青灰色，大约是因为家中财富较足，没有就地取材而去几里之外的另一处山谷中运来的。

有钱便任性。那普通人家小院里的一滴泉，却是任性不来的。小院里有3个平常女人，年轻一些但也有五十岁上下的两位，正在石屋门后忙着打理浆糊和旧布料，用其做成的布壳，是制作手工布鞋、展现古寨女人传统手艺的最好材料。另一位年过八旬，侧对院门而坐。在她的左手边，有一座当初建房时在墙根上顺势砌成的小小石窟。石窟内放着一只水桶，从上方岩石中渗出的泉水，像是“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的泪珠儿，一滴滴落在水桶内，从早到晚，不多不少，刚好盛满。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出嫁进到这石屋，60年时光过去，身后的高山大岭曾遭雷劈电打坍塌无数，羞羞答答的小媳妇熬成了视万物为无物的老太婆。在老人的眼里，凭它山崩地裂泥石横流，山野枯黄赤如焦土，这一滴泉，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没有少一滴，从没有多一滴，从没有快一滴，从没有慢一滴。

相距不到50米，太行山中最不起眼的一线泉，漫不经心地出现在一处石阶下。一群人探头探脑、屈体弯腰凑过去，才看清蛛丝般精细的一线泉，从那没有任何缝隙的岩石中喷射出来。如果将这块小小天地放大为宇宙，喷射成一条丝线的泉水，也没有比拟为银河的资格，甚至连横亘一词都不可以用。一线泉太细了，细得近于虚无，作为人世间最最微小的泉水，好比数码照片的像素不够，放得越大，越不成样子。

站在小院中间，或是站在石阶上，将头抬得再高，脖子往后倾得再狠，也看不见屋后太行山的峰顶。低头看得见的地方，纵贯古寨的那条山溪已经干涸。一滴泉仍在不紧不慢地一滴滴地滴着从太行山岩石深处冒出来的滴滴清泉，一线泉也在无限收缩般一丝丝地喷出从太行山底层挤出来的丝丝清泉。其间奥妙，不是太行山自己，实在难以想象。

从一滴泉、一线泉到狗头泉和百泉，在地理上，这些都是太行山之水，近在咫尺的模样是水滴和水线，到了百里之外，虽然南方人看不太上眼，毕竟还是一小片足够抒情的汪洋。此中端倪，虚虚实实，不禁想起曾在太行山的另一边，听那仅仅一曲就将人心三番五次揪起来的上党梆子。据当地人介绍，“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的音乐版“枉凝眉”，与高亢激越的上党梆子紧密相关。种种令人意外的暗示，发生在太行山深处，若说有奇缘，就不会太虚化。

太行山的泉水，漂在空中只是一种清凉，沾在身上，就会透进骨髓，如同有了纯洁的向导。高山大岭哪怕尊为世界之最，于一个人的恩赐也是体现在一头小兽、一片树叶、一滴泉和一线泉上。宽阔到可以与海洋媲美的湖泊，可以瞧不起几百米见方的泉湖，却不可以妨碍泉湖侧畔人们的由衷欢喜。人活着并审美，常常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沙漠中渴望有一片绿洲，处处绿水青山必定又要将那不毛的沙丘当成逍遥宫。赵武灵王能将天下人求之不得的王位让给儿子，以期赵国国运更兴，如此高瞻远瞩本可以建成丰功伟绩，没想到成也让位、败也让位。那始皇帝嬴政命之将绝时写下富有远见的玺书，要公子扶苏立刻赶回咸阳主政，如此锦囊妙计绝对不存在任何供人指责的地方，却忘记了身不由己，死更不由己。后来者每每叹息，甚至敢于嘲笑两位王者的不堪：最理想的政治抱负，偏遇上最恶毒的权谋。

一线泉的泉线是恒定的，不用说过一阵子，就是再过九十九阵子，泉线仍旧似那凝固一百年的雕塑，不会有任何变化。一滴泉的泉滴或许一秒钟滴一滴，或许一秒钟能滴一滴半，只要时间是对的，同样不会有任何改变。在太行山面前，泉水所显现的正是我虽微小、无愧伟岸的品相。那些年，与敌占区相隔几十里的一滴泉和一线泉，正是用它们的点点滴滴、丝丝线线滋润了八路军总部等抗日先锋。能使山崩石裂、洪流滚滚的力量当然伟大，真能广泛代表太行山的却是各种各样的一滴泉与一线泉。山与泉的合体，有形的血脉、无形的文脉、既有形又无形的命脉，人所希望唾手可得的结果，今天不会有，明天也不会有，后天有没有也还说不定，只要有一滴泉与一线泉一样的存在，一切皆有可能。

某些时候，再大的山，也得依靠一滴泉一线泉。

某些节点，再了不起的王者，也只能发一声长嚎一声短叹。

人间胜迹与文化需要用点点滴滴丝丝线线的方式做起来，才能避免成为摆在台面上的赏玩与传说。在太行山，如有“枉凝眉”源自一滴泉、一线泉的说法，我一定会毫不迟疑表示相信，只有最坚硬的地方，才有最柔美的情怀。换而言之，没有点点滴滴丝丝线线的行动，一切形式的高大与伟大都会无效。

在宁都，遇见三位老人

舒晋瑜

来江西宁都，没想到一下子掉进了“戏窝子”。第一晚，就看到了传统保留曲目《游春》。

采茶戏也称“灯子戏”，已列入全国320多个独立的地方剧种之一。没想到宁都竟是民俗文化之乡。采茶戏、鼓子曲、中村傩戏等等，都已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看着台上两位演员声情并茂的表演，竟有些恍惚，像是回到了童年时代看戏的情境，激起我对这里非遗文化来龙去脉的热情和好奇。

在宁都三天，我寻访了三位老人。

一

曾三生满头大汗地从舞台上疾步走过来。午后3点多，阳光仍然灿烂着，从瓦蓝的天空斜洒下来，乡村舞台上没有一点遮挡。在二十余人的鲤鱼灯表演队伍里，他是年龄最大的。64岁的人，皱纹早就爬上额头，肤色黝黑，蓝色细格衬衣领扣和袖扣全系着，汗水淌下来也顾不得擦一把。

从18岁就拜师学习制作鲤鱼灯，曾三生的大半辈子献给了鲤鱼灯。当年他拜师学艺费了不少周折，学徒时要给师傅包红包、端茶送水，还要帮师傅种稻收稻，想方设法帮师傅做事，才能学到一点儿技术。鲤鱼灯的制作很讲究，雕刻讲究变化，比如刻龙头，头随珠转，身随势旋。编扎好外形框架，还要用皮纸糊壳，通体层层迭迭贴上片片鱼鳞，里面再设计好照明。扎带材料要削得细腻而光滑。总之，鲤鱼灯要求做工考究精细、形象逼真，更要求做工的人付出十万分耐心。

宁都采茶戏的民间灯彩舞蹈演变成固村鲤鱼灯舞，有一千多年历史。无论历史多么绵长，鲤鱼灯的制作工艺却没有太多变化，比如对竹片厚薄要求很高，太厚没有弹性，太薄容易折断，曾三生只能用手把握分寸。竹片像刀子般锋利，制作时又不能戴手套。他的10个手指全裂了，骨节和指甲都已变形，指甲缝和手上的干纹里藏着洗不去的黑色印迹。

鲤鱼灯演出中有一道程序是喝彩，过去流传下来的曲子在今天已不合时宜。曾三生要重新编曲、练喝彩，嗓子都哑了。他老婆说，曾三生只有睡觉的时候不练嗓。

曾三生做得太辛苦。和自己当学徒时比，他觉得鲤鱼灯舞的生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来的也没有人愿意学习道具制作，演出人员年龄老化，他要自己花钱才能挽留住一两位徒弟。辛苦学来的手艺谁来传承？他有时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晚上8点，表演开始。在采茶戏曲牌和打击乐的烘托中，演员们出场了。他们挥舞着鲤鱼灯，时而来回游动，时而上下翻滚，把群鲤出草、嬉戏、冲浪甚至飞跃龙门的神态和气势演绎得栩栩如生。以鳌鱼为头开始游灯送福，灯队以鲤鱼、虾、螃蟹、乌龟、蚌壳形状的灯笼按顺序游走着，鱼跃虾腾。每个制作独特而精美的灯具背后，是曾三生满怀的希望。他用布满刀痕的双手热情地舞着，欢快的表情浮现在他脸上，他仰着头，举着灯，笑容的褶皱里满是对那盏灯的憧憬和向往。

二

在宁都，流传着一些生动的俗语：“勾筒一响，喉咙发痒”“看戏的是尖子（为抢好座位乱钻），唱戏的是癫子（哭笑逼真），批戏的是俄（傻）子”。黄建华就是痴迷于唱戏的演员之一。

1949年出生的黄建华，中等个头，招风耳，戴黑框眼镜，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的一口牙全松动了。年轻时演出，每到一个地方，演员们亲自装台，他要爬上很高的柱子挂幕布、拉铁丝，有时铁丝太长，他直接用牙齿把铁丝咬断。看上去硬朗的身子骨，也因年轻时练功有了各种病症。

黄建华声音有些沙哑，却毫不影响激情，讲着讲着就站起来，边演边唱。从1966年进入宁都采茶戏剧团，半个多世纪，他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采茶戏。

17岁进剧团时，黄建华身高不过一米六。他天天苦练基本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学戏首先要吃得苦中苦。他认准了笨鸟先飞，按师傅教的一招一式扎扎实实练，常常一边练功一边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师傅是从外面请来的演员，教他许多身段，包括把子功、打飞脚、打旋子、打虎跳、扎踺子。可师傅不见得教得多细致，也未必专业，没人告诉他怎样掌握动作要领，他只知道一味吃苦下死功夫。别人都不敢做“云里翻”，只有他一遍遍翻，翻下来就硬生生跌在地上，身上摔得到处是伤。1972年，黄建华跟着一位老乡去省剧团，才第一次见到海绵床，他高兴坏了，扑在上面练各种跟斗。自己的剧团没有海绵床，又要练高难度，他只好跑去船上练“云里翻”，向后、向前都敢翻了，才登上舞台。

宁都采茶戏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京剧、越剧等剧种的各种艺术特点，逐渐形成本土特色，产生了五大行当：生、旦、末、净、丑。黄建华就练过京剧表演艺术中的矮子步。矮子功不仅要求蹲着走路，更要在身体蜷缩的状态下唱念，这种独特的表演，让人物更加栩栩如生，也增加了很多难度。但是黄建华从未叫过苦。他很怀念过去曾有过的高光时刻，本来宁都就无戏不成村，有的村长年累月戏不断，演员也格外受到尊重，无论到哪里演出都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

因有着历史渊源，也因有着像黄建华这样的艺术家引领和带动，采茶戏在数字化变革风起云涌的今天，虽然不像过去那么火，但在宁都仍然很普及，单是业余剧团就有三十多个，解决了群众就业，也丰富了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退休后，黄建华受聘于县老年大学，教老年人学唱宁都采茶戏，仍然每天练声、练功，排练节目。“我一生都以剧团为家。”黄建华说，自己没有多大能耐，把懂的戏曲如实地表现出来教给大家，能为弘扬采茶戏出一份力，心里很舒畅。

三

宁都采茶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曲艺、歌舞、三角班、半班、半整杂、大班等历史阶段。半班时期，演员只能翻演师傅口传心授的传统剧，只有一个大概的内容提纲，全靠艺人即兴编词定曲。1954年以后才产生了剧本戏，也产生了剧目生产演出中的编剧、导演等。

温宏亮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温宏亮是作为演员招进剧团的，因为有文学功底，温宏亮做过编剧、编曲，至今已写了四十多部戏的音乐，创作剧本若干。

温宏亮师从老编曲曾习华，受益良多。“曾老师写的戏有味道，我反复唱，总能悟出一些道理和韵味。”温宏亮觉得，地方戏要有味道，地域性很重要。他一直以曾习华为榜样，后来移植了富有神话色彩的剧本《仙露》，改编为宁都采茶戏。周围很多人不看好，觉得他很难完成这部大戏。温宏亮不争辩，他有自己的主张。采茶戏之所以流传甚广，主要还是音乐的魅力。音乐创作要根据传统曲牌，万变不离其宗。他从两百种曲牌中选一种作为音乐主题，反复酝酿每个角色的所有唱段，节奏、速度、起承转合都考虑周全，才进入初稿创作。他先是自己琢磨唱腔，确定下来再唱给演员听，不断地听意见，发现拗口的拿回来再改，然后再排练唱。

编剧编曲付出的辛劳，甘苦自知。温宏亮为此经常失眠，翻来覆去地琢磨，就连平时走乡串户，也是抓住一切时机学习，哪里的曲牌有变化或发现有意思的曲子，他马上在随身带的小本上记下来。数易其稿，《仙露》演出后，获得广泛好评。温宏亮很欣慰。和过去相比，宁都采茶戏有些衰落。地方戏如何振兴，温宏亮呼吁过多次，很难立即改观，他想，这大概是历史必然的命运。老的东西会慢慢衰退，但总会有传统的经典作品留下来。

整体来说，振兴宁都采茶戏现在是向好的趋势。现任宁都采茶戏剧团团长袁俊美说，维护一个剧种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培养艺术人才，更需要在剧本、唱腔、舞美等各方面进行传承并创新。她相信，被誉为“山茶花”的宁都采茶戏，只要四季常青，总有再度芳菲时。

平凡日子的诗意

施文英（法国）

一周里的工作日，上下班的时刻，巴黎的公共汽车和地铁车厢内挤满了人，深深浅浅呼吸着汽油蒸腾的气味，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立春了，车厢里嵌贴着“诗人之春”诗歌节的诗歌。抬起头，就能阅读到精致优美的诗句。虽是短诗，其中磅礴的意象与才情，让人仿佛插上了鹰鸟的翅膀，遨游天空，与风云同飞，而不是困在封闭的车厢里。一刹时，全然忘却了大都市单调的色泽，远离了混浊的油烟气息，耳畔听到的是采采流水，眼前迎来的是蓬蓬远春。仿佛从车顶的上方，缓缓升起了一首纯纯的歌，把日子装点得诗意起来。

阿尔玛广场的树下，水上运动沙龙的附近，大群人拥挤着行进。他们不是来看这个休闲活动的展览，而是穿过展架，在露天摆设的商贩摊位上看鸡蛋和奶酪的价格。一边走着，一边可以听见家庭主妇们抱怨芹菜和牛奶又涨价了。物价水电费不断上扬，生活费用太昂贵了。虽然这样，一位主妇在经过花店的时候，还是不忘记买一束月季花或一盆仙客来回家去，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她是想借助花朵的色彩，为平淡生活增添一点生气与活力吧？法国朋友露西就曾经对我说过，为了一点诗情，她会特地去买一束鲜花来装点餐桌。

我最喜欢一日将尽的时光，空气里弥漫着新鲜面包的香味。街道上满是匆匆赶回家的人，腋下夹着没有纸袋包裹的长条棍子面包。腊肉店前围了许多的人，十多种肉饼、肉酱、冻肉块，陈列在柜台上。另一边的桌上，堆放着阿尔萨斯的香肠酸菜、意大利烙面块、蜗牛、鲜扇贝等等。归心似箭的人拿起这些美味，称重买单之后，马上就回家去将它们送进烤箱，当作一家人的晚餐。

别看腊肉店里的店员，有着笛声一样的嗓音，向客人吆喝着商品的价格，他还是一位业余的画家呢！起初，我还误以为他很粗鲁无文。直到有一次，我注意到他在橱窗里摆放了一盆丁香。隔了一两个星期，他又放了另一盆丁香。这让我很好奇，也因此改变了我对他的偏见。我问他为什么放丁香花？他说：因为他喜欢印象派画家马奈的画。马奈曾经画过《白丁香》《静物：玫瑰和丁香》等作品，看多了马奈的画之后，他受到了影响，连带也喜欢上了这种白色或淡紫色的花。马奈在巴黎阿姆斯拉丹街的工作室里，总有一束丁香放在那里。马奈过世后，每一年的春天，他的情人梅里·洛朗都会到马奈的墓前，献上第一束开放的丁香。

小区的面包糕饼店里，年轻的面包师傅卷起衣袖的大手满是面粉，他摔面揉面的动作快速纯熟。他不是学徒出身，是巴黎第八大学的毕业生。他说，从小学读到大学，都是为父母读书。大学毕业了，觉得对父母有了交代，才开始转向自己的兴趣。他喜欢做面食，在揉搓面粉之中，他觉得很适意快慰。他在面包面点的制作中，时时加入自己的创意，甜点的造型和口感都别出心裁，博得客人们的喜爱。复活节到了，他会精心制作一些巧克力小兔子、小圆钟、小母鸡和复活彩蛋等等，小朋友们会围着橱窗观看，吵着要妈妈买下，把玩抚弄着，爱不释手。

假日，我喜欢到意大利广场的露天市场去。这是一个小小的联合国，一个国际社会的缩影。市场内有中国人在卖烤鸡，一个硕大的方型直立烤机上自动旋转着整只鸡。另一边，黎巴嫩人在卖烙饼，在一个圆形的烤炉上摊开了一片片的面饼。鸡和烙饼都是现烤现卖，远远就闻到四溢的香气。黎巴嫩人的摊子里，布面的内壁上还贴了一面他们的国旗。在这个市场里，北非人占了摊贩中的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摆了几个卖蔬菜水果的摊位。一对土耳其母子守着一个摊位，卖真皮或假皮制成的皮带、皮包等。肯尼亚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卖的是床单、枕头和被套。一位卖熏肉片的意大利姑娘乌黑闪亮的眼睛十分迷人。

有时，我还会买一束牡丹花，5欧元一把，9欧元两把。我偏爱淡紫色，含苞待放的，一星期后就盛开怒放。如果先把花束浸在水里，剪掉小段花枝末梢，再插到花瓶里，可以活得更长久些。这个花卉摊位生意兴隆，有一位客人说，如果去晚了，常常就买不到他们喜欢的花了。有时他会在一个星期之前先预订，以免错过。我把插着淡紫色花束的小瓶，放在书桌的案头。柔和的色泽与芬芳，给我带来了平凡日子的喜悦与诗情。伴着国色天香，阅读淘去了尘世沙砾，漉却了烦琐杂念，在陋室中也能安放心灵。

在牡丹的芳香里，此刻，遥想千里赴花会，欣赏瓣瓣层迭的洛阳花。在日常的阅读与书写中，花香把我的想象力带到比心更远的地方。